

献礼共和国



小布圩镇美景 赖玉华 摄



小布源头瀑布 赖玉华 摄

即便同一条河流,其水流的颜色、温度、流速和姿态,也不尽相同。它们丰富多彩,因为它们来自诸多源头和支流。——题记

源头活水

□ 卜谷 柳易江

溪河奔腾

□ 范建明

源头村,因梅江源头而得名。源头村很低调,静静地横亘在武夷山余脉,如同一根出头的犄子,延伸在赣南北部。

石生青苔,亭覆草木。云停雾舞,人影绰绰。“云驻”,一座在卢峰岭隘口伫立了千载的古凉亭。一尺多厚、一米多长的大麻石,垒成了外方内圆、敦实典雅的古亭。飞来云驻亭,一脚踏三州;吉州东固、抚州乐安、赣州宁都。山高泉眼涌,瀑布跌宕出。

这里,是赣江支流梅江的源头。汨汨的源泉撞石钻林,从卢峰岭尖透迤而下,柔软而坚韧,像一条不屈不挠的草绳,把山巅的云驻亭,山腰源头村的万寿宫和山脚那座千年的牛角湾拱桥,一气呵成地连串为一道自然文化的美景。山泉水南下的第一座村庄,就是宁都县小布镇的源头村。这里,曾经驿道蜿蜒,商贸繁盛,仅万寿宫就有三座。毛泽东居住过的万寿宫依然保存完好,小巧、精致,房门紧闭,厅有供奉。

这里,是第一次反“围剿”的设伏地。青石的古驿道,成了红军套在敌人脖子上的绞索。1930年底,毛泽东悄悄地来到源头村,反复往来,踏遍山水,对峰谷细密调度,设计种种打法。大战之前是寂静,所有四万红军全部设伏于源头,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战斗在此即将打响。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当时参军还不到一年,他在回忆录《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》中写道:

12月27日晚上,毛委员让我们检查一下东西,准备从源头撤回到小布,这是第二次离开源头了,前两天我们曾来到源头,摆好了阵势,但没有打,毛委员就把部队撤回去了。今天一大早,我们又来了,还是不战往回走。一路上,我问地问着,怎么也想不通,实在憋不住了,就急走了几步,赶到毛委员身边,拉了拉毛委员的衣角说:“毛委员,敌人就在鼻子底下,为什么我们不打又往回撤啊?”毛委员一听我这话,就明白了。他边走边对我说:“小鬼,我们在源头地区布置了一个大口袋,诱惑敌人来钻。可是敌人始终不脱离所处优势位置,如果我们硬打,伤亡代价就大……”

毛泽东在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一文中,屡屡提到源头村——“反攻开始问题,即所谓‘初战’或‘序战’问题。”“张谭两师主力所在的龙冈、源头一带接近我之集中地,且人民条件好,能隐蔽接近。”“龙冈有优良阵地。源头不好打。如敢攻小布就我,则阵地亦好。”

两天后,战斗在龙冈打响,胜利空前。毛泽东喜不自胜,吟词一首:《渔家傲·反第一次大“围剿”》:“万木霜天红烂漫,天兵怒气冲霄汉。雾满龙冈千嶂暗,齐声唤,前头捉了张辉瓒……”

战役愈重大,思索越缜密。小布设伏虽未打响,却奏响了第一次反“围剿”的开场锣鼓。牛角湾桥,一座半圆形的石拱桥,与龙源口大捷桥异曲同工,只是更小、更有历史的沧桑感。它与山顶的云驻亭,都是北宋时期建造。桥下水流平缓,桥头古松耸立,桥面青草葱翠。这古亭、古桥、古松,既看到了九十年前四万红军的隐蔽埋伏,也听到了红军在大仗之前对老百姓生命财产的周到保护,以及老百姓对红军的贡献与拥戴。比如说,坚壁清野。

村苏维埃主席老李挨家挨户动员,在红军排长赵志勇的帮助下,村民隐居到大山深处一个叫“窝窝里”的倒崖。源头村,成了空村。国民党

谭道源率领的近万名白军,在这里没看到一只鸡鸭、一粒粮食,甚至连一口铁锅、一副碗筷都没找到。

村民把物资藏匿到哪儿了?能入水的,沉进塘里;不能沾水的,就藏进大山肚子中。

山麓林密,荆棘纵横。跟着村民,我们在十三星坡找到了梅花瓣般隐匿着的十四口葫芦窖。这些口小肚大的竖窖,口约七八十厘米、深至两三米、底宽三四米甚至更宽,口有枯枝掩盖,周边有气孔通风。老人们说,那时竖窖里不但藏着稻谷杂粮,连鸡鸭鹅猪也可一并圈养。

硝烟散去,十四口葫芦窖被逐渐淡忘。源头,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村,因地处山险,在市场经济中逐渐被淘汰,后来被定为“十三五”贫困村。

村民宁小布的祖上,留下半个葫芦窖。现年51岁的他,是村里最穷的贫困户。他上有老父,下有三个,房屋倒塌,居无定所。作为家中顶梁柱的他,多病缠身,欠下大笔医疗费用,生活举步维艰。“不瞒你们说,我曾经多次有轻生念头。”救命稻草“出现在2015年,扶贫干部送来四箱蜜蜂、两本养蜂书。从此,我全心地投入养蜂业,四箱蜜蜂当年就繁殖到十箱,收入近万元。第二年,我申请了6万元小额贷款扶贫款,添置了50套蜂箱设备。”

说到现在的美好生活,宁小布开怀地笑着。源头村蜜源丰、蜜质纯,蜂蜜供不应求。养蜂几年后,他家的纯收入突破20万元,不但在村里盖了两层小楼,还在小布圩镇买下一套新房。

在蜜蜂共舞的芳香气场,宁小布带领村民们追花养蜂,成了源头村致富奔小康的领跑者。

清澈的源头水,一路流淌奔跑,滋养着下游的万物生灵。

小布原名小浦,意指建在水边的小镇。小布河碧波粼粼,鱼群如云。河畔赤坎村的龚氏祠堂,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它在中国苏维埃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。1931年1月15日,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此成立,毛泽东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,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。“毛委员”的称呼,从此开始转换为“毛主席”。“没有调查,就没有发言权”这一闪烁着世纪光芒的论断在此形成;毛泽东著名的《寻乌调查》以及《兴国调查》的前言,也在这里写成。

在这里,还流传着一个送鸡还礼的故事。

龚氏祠堂旁住着一位孤苦老大娘,毛主席经常帮她打水劈柴。甚是感激的老大娘见毛主席日理万机,身体消瘦,眼带血丝,便捉了一只母鸡,送到毛主席住处。

毛主席坚决不肯收。老大娘找到警卫员,把母鸡硬塞到他手中就跑掉了。警卫员抱着母鸡来见毛主席,毛主席告诉警卫员,既然老大娘执意要送,就暂时留下,帮老大娘喂养好,等部队离开时再还给老大娘。精心喂养的大母鸡,“咯咯咯”连生了好多个蛋。警卫员要把鸡蛋煮给毛主席吃,被毛主席阻止了:鸡是群众的,蛋也是群众的,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》规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,不能违反,何不把鸡蛋孵成小鸡呢?于是,在部队开拔的当天,警卫员抱着母鸡,提着一篮子毛茸茸的鸡崽,兴冲冲地送给了老大娘。

这个发生在九十年前的故事,或许是红色政权在小布最早的扶贫故事。八九十年后的小布,又引发了另一个与鸡、与部队有关的扶贫新事。

小布的另一座龚氏祠堂,是红军第一支无线电技术队诞生地。2007年,解放军32069部队来此寻根,之

后,常有大卡车装着整车整车的棉被、衣服、药物,送到小布镇。原来,32069部队的前身就是当年的红军首支无线电技术队。2015年,部队主动请缨,要求参加一线的扶贫战斗。交通闭塞、经济落后的徐会村,成了32069部队的帮扶村。怎么帮扶呢?当年毛主席“送鸡还礼”的故事,让官兵们受到启发。小布的三黄鸡远近闻名,是否可以帮助村民建起多个养鸡场?

红军传人、苏区后代,再次在这块红土地上演绎动人的军民鱼水情。

群山环绕,是徐会村的秀美风光,也是它的贫困缘由。我们的汽车在宽阔的马路飞驰,近处荷叶田田,稻穗低垂;远望青山如画,茶垄成行。这条宽六米的水泥路,一头直通圩镇大街,一头打通断头路,连接起另一个乡镇。这条十多公里的扶贫路,有了响亮的名字——八一大道;路上一座气派十足的桥,名为连心桥。

说到以前的贫困,当时的驻村扶贫负责人谭连兴大校记忆犹新。2015年底他第一次下村调研,汽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扭来扭去。尽管小心翼翼行驶,汽车仍然陷进泥潭,干吼挣扎了许久都出不来,还是闻讯而来的老表们用棍子撬、石头垫底,才把汽车推起来。

路畅产业兴,大棚蔬菜、牛奶爆瓜、白茶、油茶、优质稻,样样都有致富带头人。眼见着乡邻增收日子活泛,不少在外打工的村民都选择回乡创业。三黄鸡养殖,是首选的产业。部队先是帮助10户贫困户建了13个养鸡大棚,再带动全村搭起60个养鸡大棚,一年出栏成鸡百万羽。小小三黄鸡,成了徐会的致富“战斗鸡”。去年,徐会村人均收入近万元。今年2月,32069部队被评为“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”。

如今的垦殖场,已是茶山连绵。万余亩茶园,分布在海拔八百多米的群山中,生长在机耕道、工作道、路道及“戴帽”山顶的大树旁。白雾袅袅,绿叶藏露,偶尔一农人挑担其间。清晨,有一队队彩衣说笑登上了山,她们人手一把粗短的育林砍刀。不一会,笑声、斫木声,带露穿林而出。红得发紫的李子已把树枝压弯,大如鸽子的灰鸟起起落落,欢叫戏逐。在更早些的黎明曦光中,三三两两的长枪短炮,早已定格了茶园秀色、叠嶂峰峦。听说,远处高高的岩背脑瀑布,如白练腾空,跌落百余米……雨洗青山四季春,一座座浑圆的茶山,恰似一座座客家茶楼。

这浓郁的绿色,在深沉的红色土地上生长。红色的小布,绿色的画屏。

这是新一代小布人民、新一代红军传人,对红土地绿山林的坚守和发奋;这是现代农民,对传统村落文化的自信表达。李赐凡在家中书所言“我现在是舍了小家,为的是国家……志在为劳苦大众打天下……”革命先烈的崇高理想,照耀着红色的小布,照亮着红色的传人,赓续着红色的血脉。

源头,活水。

命。这片山崖,不仅是林克洪的责任山和养鸡场,也是他的命根和归宿。九十年前,他的小爷爷就是从这里出发参加红军,越走越远,一去不返。他父母的坟,也安葬在这里。他说,打算长守着这方山水、这片红色的土地。

“这片山崖,就是我们的理想。”指着那一片山脊和谷地,他儿子争着插话:“我们想把这条路硬化,让人们能够来参观;我们想把那个坑挖成一口山塘,让人们来钓鱼;我们想……”这痴恋、痴醉的山梁,也是小伙子想了又想却不去远方的理由。

暴雨过后,小布河激流奔腾。清乾隆年间的炉下古桥,凝固着历史,也收藏着记忆抒发着情感。河滩誓师广场上,九十年前震动天地的万人誓师声,似在耳畔,如影在前。主席台两边嵌入“十六字诀”的巨幅对联,据说当时是首次出现在宣传中,使广大军民印象极为深刻——“敌进我退,敌驻我扰,敌疲我打,敌退我追,游击战里操胜算;大步进退,诱敌深入,集中兵力,各个击破,运动战中歼敌人。”

瑞金,被称作“山坳里的小盆地”。溪河有时在群山中奔腾,有时到盆地流淌。叶坪境内,在盆地流淌的叫锦江,在山坳里奔腾的叫古城河,两条河到县城交汇,做成了一处叫“双江望月”的雅景。东南边的群山叫东华山。在县城看来,瑞金的太阳都是从这片群山中升起的一口山塘,九十年前震动天地的万人誓师声,似在耳畔,如影在前。主席台两边嵌入“十六字诀”的巨幅对联,据说当时是首次出现在宣传中,使广大军民印象极为深刻——“敌进我退,敌驻我扰,敌疲我打,敌退我追,游击战里操胜算;大步进退,诱敌深入,集中兵力,各个击破,运动战中歼敌人。”

安居乐业,钟美宣一下子触摸到了幸福的味道。以前,他一直在外地打零工,妻子在家照顾两个孩子,生活有些捉襟见肘。这“梦想家园”比边上的农房高大,红色的瓷砖,黛色的房顶。曾经上无片瓦的钟美宣,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已有六十平方米的套房,而且“风水”还不错,后面就是学校。以前在街上摆摊卖煎饼的他,在学校门口处租了两间房,开起了早餐店。

中秋假期,店里闲了下来,钟美宣在小店修理着铝制的大蒸笼。开个小店成本也不小,购置设备,租赁店面。他说,幸亏工作队帮助拿到了“信贷通”贴息贷款。他妻子正切着猪肉,两个孩子围着大人转悠,其乐融融。小的带在身边,大的已上幼儿园。店里生意还不错,慢慢还扩大了经营。如今,他的新梦想是拥有一座自己创造的“梦想家园”。

钟美宣的生意头脑,跟云集村的商业风气有关。云集如今是叶坪镇境内唯一的集市,离城八九华里路,不大不小,几条街都热闹异常。响亮好听的名字,当然也跟历史上商贸云集、道路辐辏有关,拥有难得的地利,自然呈“云集”之象。

老街在新圩后面,临河而建。丈余宽的街面,木板店面土坯房子,南侧锦江河流水潺潺绿荫深深,从东头走到西头不过一华里。沧桑岁月给这条街打造了另一副新面孔:老房颓败倒塌,墙面斑驳,标语依稀,曾做过云集苏维埃政府的老祠堂改成了寺庙。村里的干部自豪地说,叶坪曾是“共和国第一村”,而云集是“共和国第一区”,就像今天南海的西城区。1933年4月1日苏区儿童节那天,少共中央局在云集圩里举行共产儿童团第一次大检阅,苏区时期各地的共产儿童团一时云集于此。

做生意是传统,种地当然更是,云集村的田地苏区时期就颇受关注。曾任云集苏维埃主席的朱开铨在回忆录中讲到“毛主席领导我们开展查田运动”。1933年2月,朱开铨召集区里的积极分子开会,解决此前几任区主席都没有弄好的分田地工作。毛泽东和王观澜两人亲自来自指导,云集查田运动取得圆满成功,在叶坪镇境内。中秋时节,钟冬北和儿子正在一口池塘和猪舍里忙活。下罗是有名的养鱼专业村,所产的“黄金鱼”被称为苏区“国宴鱼”,钟冬北从云集村迁来,算是借地致富。他家有六口人,他因患大病消耗了家底。看到政府金融扶贫,就贷款八万元,动员儿子去学习养

殖。扶贫工作队帮他联系,租了罗村一口山塘和一栋猪舍。钟冬北一家成了下罗村的“外来户”,找到了致富路子,生活好了起来,家里建起了新房,一家老小品尝到了好日子的味道。

相比于小盆地中的云集村,东华山下的洋坊算是田地不少,村民钟南京就在自己的村子里流转了二十余亩,种起了烟叶。钟南京的家在古城河边。中秋期间,他在自家茶座上泡起了茶。改喝茶不是由于洋气或时尚,而是他经营着六轮车,常跑运输的人得离酒远点。烟叶已经烤好,只等着烟草公司来收购。今年收成不错,有烟技员指导,收入稳定。

把白轿车停在两座烤房之间,钟南京没事就喜欢骑着摩托车在村子里转悠。最近几天,他操心村子里两桩闲事,一是古戏台门边突然发现白蚁的土堆,二是古樟树得在根系外围上点肥料。保护古戏台和古樟树,在钟南京的心里可是大事。

钟南京所在的村子,原来叫东华山,紧挨着毛主席休养过的东华山寺。1932年正月,患病的毛泽东在东华山休养时,不时来村里看看乡亲们的生活,调查农业发展的情况。乡亲们粮食不足,夹杂吃一些番薯,还顺手送些给毛泽东和贺子珍充饥。贺子珍为报答乡亲们的食物,就在古戏台上进行扫盲识字,毛泽东则在村子里指导水利灌溉。有一次村民为水塘闹起纠纷,是灌溉和养鱼之间的用水之争。毛主席平息纠纷后,建议家家户户多挖水塘,既可养鱼又可灌溉,村里后来涌现十多口水塘,这些水面至今还在使用。毛主席认识到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”,特意向中央政府打报告,派红军到东华山下的古城河内,修筑了一座东华山陂,灌溉了下游的大片良田,被人们称作“红军陂”。

睹物思人,伟人犹在。东华村的乡亲感念伟人,对古戏台和古樟树情感至深。古戏台是清朝期间的建筑,两层小楼正对着远山烽火台和村口古樟树。脱贫攻坚期间,驻村干部发现古樟树由于根系裸露慢慢枯死,发动乡亲们一起救护,在林业部门指导下培土添肥种草皮,硬是把樟树救活了。钟南京当时开着自己的小六轮,义务运送了几十车好土。快要倒塌的古戏台,也在驻村干部的倡议下获得保护资金,得到了完美的修缮。为彰显红色历史,村民还在旁边修建了“信念亭”和“子珍书屋”,以纪念毛泽东和贺子珍的恩情。古树苍翠,溪河流淌,进村的路拱桥上,竖着一块“东山再起,大道之行”的赭红大石碑,把村子映衬得格外有生气。

发展水利,丰富产业,毛主席当年的教导至今指引着村庄的发展。如今的洋坊种养产业格外兴盛,连片的大棚,宽阔的鱼塘,果园和猪舍都是规模种养,也提供了大量务工的机会。村民黄冬兰能够依靠勤劳致富,全靠这些产业。她早年丧夫,唯一的儿子先天性癫痫,两人相依为命,这几年硬是住进了红砖房,还进行了装修。中秋这天,黄冬兰难得休息,就在自家的漂亮小院里忙起了家务。虽然家逢不幸,但她努力乐观,加上低保帮扶一把,也在小康路上跑得快。同样家境艰难的赖福娇,也是个勤劳的人。她有四个孩子,她和小女儿都在工业园区务工,每天大早骑着小电驴上班。让她最开心的是,现在早出晚归走的是平坦宽阔的水泥路,心情和道路一样,舒畅多了。

在叶坪镇境内,锦江河与古城河昼夜不歇,逝者如斯。溪河奔流不息,不论山地和盆地,最终都将汇入更宽阔的江河。而全镇的乡亲们,就像这些大大小小的溪流,都在向着更加宽阔的前程奔赴。青山遮不住,毕竟东流去,这个获得“全国脱贫攻坚楷模”称号的乡镇,响彻着欢快奔腾的声音。

“走,带你们实地看看养鸡专业户。”28岁的村支书曾建斌,前几年从部队退伍,言行中军人味十足。“昨天,一辆17.5米长的大挂车还拉了鸡饲料来,要是以前啊,这么长的车子根本就进不来。”不一会,我们就上了鸡山。小松树下、灌木林中、竹管水边、崖畔洞里,一群群小母鸡在玩着跑着、喝着水捉着虫歇着凉。高大青秀的荷树下,三个鸡棚热闹闹,叽叽叭叭。踩着假肢的鸡信林克洪和妻子,正在鸡棚外忙碌着。45岁的林克洪,自幼双腿残疾,是个低保户,曾去广东打工,修过车,开过三轮,收过废品,最艰难时甚至讨过饭……2017年,看到前景的他回了村,上山养鸡。

公司加农户的形式,让他干得很踏实。饲料、鸡苗、防疫、技术、销售,全部由公司负责,他只管把鸡养好。三年来,他建了4个大棚,三年的奖补费就有2.5万元。如今,十多万元的老债已还清。“今年努一把力,就可以达到3万羽,发展势头还是蛮好的。真是感谢部队的帮扶啊!”夫妻俩笑了,请我们去林下的小屋里喝茶。

残疾、贫困,是宿命,又绝不是宿

李锐 摄